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九

番禺陳澧撰

禮記

文王世子云。記曰。虞夏商周有師保。有疑丞。孔疏云。此作記之人。更言記曰。則是古有此記。作記引之耳。禮案凡禮記所言記曰。皆是古有此記也。記之所從來遠矣。

燕義。古者。周天子之官。有庶子官。孔疏云。作記之人。在於周末。追述周初之事。故云古者。深衣。疏云。作記之人。爲記之時。深衣無復制度。故稱古者深衣。蓋有制度。言蓋者。疑辭也。少儀。開始見君子者。辭曰云云。疏云。作記之人。心自謙退。不敢自尊制其儀。而傳聞舊說。禮案如此之類。作記者時代在後。漢書藝文志云。七十子後學者所記。其述古事。述古制。述舊說。不敢自尊。而爲疑辭。古人著書。謹慎如此。

禮記。記虞夏殷周。異禮。明堂位最多。今不具錄。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。夏后氏尙黑。二節。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。殷人殯於兩楹之間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。又孔子之喪。子張之喪。二節。又夏后氏用明器。殷人用祭器。周人兼用之。又殷主綴重焉。周主重徹焉。周人弁而葬。殷人舁而葬。殷既封而弔。周反哭而弔。殷練而祔。周卒哭而祔。殷朝而殯於祖。周朝而遂葬。王制。凡養老。有虞氏以燕禮。一節。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。一節。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。一節。文王世子。虞夏商周有師保。一節。禮器或素或青。夏造殷因。又周坐尸詔侑武方。一節。郊特牲。委貌

周道也。一節。又有虞氏之祭也。一節。又殷人先求諸陽。周人先求諸陰。內則凡養老五帝憲。一節。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。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。與王制同。祭法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。一節。祭義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。一節。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。一節。表記。夏道尊命。一節。此皆記四代異禮。孔子言夏殷禮。文獻不足徵。而禮記尙存此數十條。記者之功大矣。

檀弓云。大功廢業。或曰。大功誦可也。孔疏云。錄記之人。必當明禮應事無疑。使後世作法。今檢禮記。多有不定之辭。仲尼門徒。親承聖旨。子游楊裘而弔。曾子襲裘而弔。又小斂之奠。或云東方。或云西方。同母異父昆弟。魯人或云爲之齊衰。或云大功。其作記之人。多云蓋。多云或曰。皆無指的。並設疑辭者。以周公制禮。永世作法。時經幽厲之亂。又遇齊晉之強。國異家殊。樂崩禮壞。諸侯奢僭。典法訛舛。是以普天率土。不閑禮教。故子思聖人之園。不喪出母。隨武子晉之賢相。不識殽烝。作記之人。隨後撰錄。善惡兼載。得失備書。但初制禮之時。文已不具。略其細事。舉其大綱。况乃時經離亂。日月縣遠。數百年後。何能曉達。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。推此而論。未爲怪也。豈謂此所論不盡然也。其言制禮之時。舉大略細則是也。周公制禮。若細微之事。皆爲撰定。則畢世不能成矣。大綱既舉。天下遵行。其餘細事。則學士大夫。各加講究。有不能較若畫一者。無足怪也。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。大戴記。有夏小正。此最古之書。而小戴不取。蓋以其記禮之語少也。不取曾子十篇。蓋以爲子書之類也。不取千乘篇。則尤有識。此篇所云。下無用。則國家富。立有神。則國家敬。兼而愛之。則民無怨心。以爲無命。則民不偷。此則

墨氏之說矣。下無用者。貴儉也。立有神者。明鬼也。以爲無命者。非命也。兼愛則尤顯然者也。不知墨氏之說。何以竄入也。十三朝記內小戴不取。宜矣。

禮記之不可信者。文王謂武王曰。我百爾九十。吾與爾三焉。此事太奇。劉原父云。武王有疾。周公誥命於先王。王翼日乃瘳。復三年。王乃崩。世以謂文王與之也。是以傳于此言也。公是先生弟子記。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。

孔疏。每篇引鄭目錄云。此於別錄屬某某。禮記之分類。不始於孫炎魏徵矣。今讀禮記。當略仿別錄之法。分類讀之。則用志不紛。易得其門徑。張說駁奏。用魏徵類禮。見新舊唐書本傳。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。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。

別錄。以曲禮。少儀。屬制度。內則。屬子法。禮案曲禮。凡爲人子之禮數節。正可謂之子法也。鄭目錄云。名曰少儀者。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。少。猶小也。禮案曲禮多小威儀。與少儀同一類。至天子建天官。天子當依而立。諸侯見天子之類。則非小威儀而已。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。

孔疏。謂毋不敬。儼若思。安定辭。三句。是記人引儀禮正經。禮謂安民哉句。亦記人所引。鄭注孔疏。皆但云三句。似誤矣。其以曲禮是儀禮。乃禮器鄭注之說。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。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。皆有曲稱。又與鄭說異矣。藝文志。顏注引臣瓚曰。禮經。謂冠婚吉凶。周禮三百。是官名也。朱子疑鄭說。而從瓚說。見語類卷八十七。○衛氏集說因學紀聞。

皆引朱子說。禮亦謂瓚說是也。蓋曲禮散失。禮記。曲禮上下二篇。乃記者掇拾以存之。故篇首稱曲禮曰也。毋不敬四句。冠四十九篇之首。此微言大義。非但制度而已。教不可長。欲不可從。志不可滿。樂不可極。四句。亦然。

故鄭注云。四者慢遊之道。桀紂所以自禍。痛切言之以警人也。行脩言道。禮之質也。然則講禮學者。必慎言行。若行不脩。言不道。則無質矣。道德仁義。非禮不成。然則講道學者。必講禮學。不然。則不成矣。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。

王制。禮器。深衣。三篇。別錄。屬制度。王制篇首所記。與孟子答北宮錡之說略同。孔疏引鄭答臨頌云。孟子當載王制篇首也。孟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。信而有徵。王制記大制度。深衣但記一衣。以其云古者深衣。蓋有制度。故亦屬制度耳。禮器當屬通論。別錄屬制度。非其類也。玉藻當屬制度。別錄屬通論。亦非其類也。當互易之。

月令。明堂位。別錄皆屬明堂。陰陽記。其實皆制度之類。漢書藝文志。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。班氏自注云。古明堂之遺事。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。蓋明堂陰陽。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。故別錄於制度之外。又分出此一類也。藝文志。諸子。陰陽家者流。班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。敬順昊天。圜象日月星辰。敬授民時。禮謂月令。卽是敬順昊天。敬授民時之意。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。是圜象日月星辰。陰陽家者流。蓋出於此也。漢書魏相傳云。表采易陰陽。及明堂月令。奏之曰。東方之神太昊。乘震執規。司春。南方之神炎帝。乘離執衡。司夏。西方之神少昊。乘兌執矩。司秋。北方之神顓頊。乘坎執權。司冬。中央之神黃帝。乘坤執繩。司下土。春興兌治則飢。秋興震治則華。冬興離治則泄。夏興坎治則雹。又云。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。相國臣何等。議春夏秋冬。天子所服。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。漢儀。應劭云。丞相舊位在長安時。有四出門。隨時聽事。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。西漢猶行之。其

時尙陰陽之學也。

管子。幼官篇。四時篇。輕重己篇。皆有與月令相似者。四時篇云。春行冬政。則雕。行秋政。則霜。行夏政。則欲。夏行春政。則風。行秋政。則水。行冬政。則落。秋行春政。則榮。行夏政。則水。行冬政。則耗。冬行春政。則泄。行夏政。則蠶。行秋政。則旱。尤與月令無異。故通典云。月令本出於管子。卷四。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。其說則出於管子也。漢儒以月令爲周公所作。鄭君不從其說。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。不能舍此實據。而以空言歸之周公也。惠定宇。明堂大道錄。必以爲周公作。且云康成之徒。猶復蔽冒。爲首鼠兩端之說。不能無罪。其詆鄭君至此。鄭君果有罪乎。

曾子問。喪服小記。雜記。上下喪大記。奔喪。問喪。服問。開傳。三年問。喪服。四制。十一篇。別錄皆屬喪服。檀弓亦喪禮

之類也。檀弓每一節。皆言死。言殺。言哭。言甲。言葬。言墓。言訃。至狗馬亦言死。惟衛獻公出奔一節。不然。然古人以出奔亦爲凶禮也。大戴記則無一篇屬喪禮者。小戴盡取之

也。古人最重喪禮也。奔喪是儀禮正經。投壺亦然。其入於禮記者。蓋儀禮十七篇。皆常禮也。奔喪則喪禮之變。投壺則射禮爲小。高堂生不傳之。遂入禮記耳。

曾子。讀喪禮。泣下霑襟。禮謂問喪云。入門而弗見也。上堂又弗見也。入室又弗見也。亡矣。喪矣。不可復見已矣。三

年問云。凡生天地之間者。有血氣之屬。必有知。有知之屬。莫不知愛其類。今是大鳥獸。則失喪其羣匹。越月踰時

焉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。翔回焉。鳴號焉。踯躅焉。踟躕焉。然後乃能去之。小者至於燕雀。猶有啁噍之頃焉。然後乃

能去之。故有血氣之屬者。莫知於人。故人於其親也。至死不窮。讀此二節。當無不泣下霑襟者。使墨者讀之。亦當

爲之撫然也。近代士人。固於科舉習氣。不讀喪禮。性情薄而風俗衰。未必不由於此矣。

郊特牲。祭法。祭統。別錄皆屬祭祀。郊祭之禮。惟見於郊特牲。及祭義。郊之祭也。二節。社禮大蜡之禮。亦惟見

於郊特牲。天子諸侯至官師。廟。祫。壇。之制。惟見於祭法。記禮者之功。斯為最大。

祭法。夫聖人之制祭祀也。至非此族也。不在祀典。據國語魯語。此乃柳下季之言。臧文仲使書以為三筴。此出於孔子之前。蓋四十九篇之文。此為最古者。

祭義。祭統。皆說義理。祭統說博大之理。祭義則說精微之理。如致愛則存。致愆則著。又如說鬼氣。焄蒿悽愴。窮幽極微矣。

冠義。以下六篇。略舉儀禮之文。而解其義。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。祭義則不然。儀禮少牢特牲二篇。乃大夫士祭禮。祭義言君夫人。則非止大夫士矣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。二節。則不專言祭。郊之祭也。三節。則非言宗廟之祭。宰我問鬼神。則因祭而說之。天子為藉千畝。養獸之官。公桑蠶室。三節。言醴醕齊盛。犧牲祭服之事。皆因祭而說之。君子曰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。則論禮樂。論孝。論尚齒。尊賢。皆非論祭。此集成成篇者也。禮記多集成篇者。文王世子。別錄。周世子。鄭注。皆云。題上事。說公族。說天子視學。二節。後則無題上事之語。一篇之中。體例不同。此集成成

別錄。周世子。鄭注。皆云。題上事。說公族。說天子視學。二節。後則無題上事之語。一篇之中。體例不同。此集成成

冠義。既自為一篇。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。古人傳述此義者。不止一家也。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。一節。即昏義也。此二節之間。有一節云。禮之所尊。尊其義也。失其義。陳其數。祝史之事也。故其數可陳也。其義難知也。知其義而敬守之。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。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為重。乃冠昏。飲射。燕聘。祭。諸義之發凡也。此冠昏二節。雜入

於其
中耳。

郊特性冠義一節。孔疏云。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。此說其義。下篇有燕義昏義。與此同。鄉飲酒義。孔疏云。儀禮有其事。此記釋其義。聘義。孔疏云。此篇總明聘義。各顯聘禮之經於上。以義釋之於下。朱子謂儀禮爲經。禮記爲傳。孔疏已屢言之。蓋朱子時知此者少。故朱子特言之。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。

坊記。表記。緇衣。禮運。儒行。哀公問。仲尼燕居。孔子閒居。八篇。別錄皆屬通論。禮案此皆記孔子之言。而其體不同。古者記言之體有三。其一。聞而記之。所記非一時之言。記之者非一人之筆。彙集成篇。非著書也。尤非作文也。論語是也。其一。傳聞而記之。所記非一時之言。記之者則一人之筆。仲說引證而成篇。此著書也。坊記。表記。緇衣。是也。其一。亦傳聞而記之。記之者一人之筆。所記者一時之言。敷演潤色。駢偶用韻而成篇。此作文者也。禮運。儒行。哀公問。仲尼燕居。孔子閒居。是也。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。而與此諸篇之體又不同。

所謂仲說引證者。如緇衣。子曰。夫民教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則民有格心。教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則民有遜心。此與論語略同。下文故君民者。子以愛之。云云。則記者所伸說也。下文引甫刑。則記者所引證也。子曰。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恆。不可以爲卜筮。古之遺言與。此與論語略同。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。而況於人乎。則記者所伸說也。下文引詩。引兌命。則記者所引證。引易曰。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。與論語同。又引恆其德。婦人吉。夫子凶。則記者增引之也。坊記。子曰。貧而好樂。富而好禮。衆而以甯者。天下其幾矣。此見於論語者二句。餘二句。不似記人伸說。蓋孔子

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。下文引詩。及制國不過千乘。云云。則記者引證伸說也。子云。從命不忿。微諫不倦。勞而不怨。可謂孝矣。此見於論語者。亦只二句。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。下文引詩。則記者所引證也。子云。君子弛其親之過。而敬其美。此記孔子之言。不見於論語。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可謂孝矣。則記者所引證也。表記與仁同過。然後其仁可知也。此見於論語。仁者安仁。知者利仁。畏罪者強仁。二句見於論語。一句不見於論語。蓋亦傳聞多一句。其下文仁者有也。云云。則記者所伸說也。子曰。以德報德。則民有所勸。以怨報怨。則民有所懲。此以怨報怨一句。異於論語。則傳聞有誤也。綜而論之。記者有伸說。有引證。且有傳聞之誤。坊記子云。好德如好色。語曰。未見好德如好色。非盡聖人之言。然於聖人之言。記錄之。伸說引證之。則有功於聖人矣。且其中有不見於禮案。此亦傳聞之誤也。論語者。尤爲有功矣。坊記子云。天無二日。土無二王。不見於論語。孟子亦引之。

坊記。子云。小人皆能養其親。君子不敬。何以辨。此與論語稍異。或傳聞不同。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。論語言犬馬皆能。此言小人皆能。語意正同。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。犬馬能養。謂犬馬能勤人之事。勤事即謂之養。孟子云。同養公田。亦以勤其事爲養也。孝經。故親生之。鄰下以養父母日嚴。亦謂事父母也。鄰下孩幼。豈即供養父母飲食乎。

所謂敷演潤色。駢偶用韻。而成篇者。乃記者因聖人之言。而作爲文章。禮運云。故祭帝於郊。所以定天位也。云云。孔疏云。上云禮有序。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。禮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。禮運又云。與其越席疏布以

冪孔疏云。若依周禮。越席疏布。是祭天之物。此經云。君與夫人。則宗廟之禮也。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。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。禮謂此一節用韻之文。因敷衍而疏失。不必回護。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。

姚姬傳云。禮運。稱大道之行。越三代之英。及表記。所言四代優劣之說。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。轉授其徒。而後記述。其詞氣抑揚之甚。蓋屢傳而失其本真。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。九經說。卷十六。此說最善。

文心雕龍云。儒行。締說以繁辭。此博文以該情也。微聖。宋嘗有譏議之語。來鶴云。儒行篇。非仲尼之言。儒義則直

加排斥矣。程伊川云。儒行之篇。全無義理。如後世游說之士。所爲誇大之說。觀孔子平日語言。有如是者否。程氏

卷十張橫渠。則云某舊多疑儒行。今觀之亦多善處。書一也。已見與不見耳。故禮記之可疑者姑置之。橫渠讀書

審慎。勝於伊川矣。橫渠此說。張子全書無之。此據衛氏禮記集說統說錄之。○宋史。張洎傳云。太宗令以儒行篇

瑩務文臣其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纂印送閣門給之。又載紹興十八年。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

佐等。宋時重儒行篇如此。宋史。高閔傳云。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。閔奏儒行詞說不醇。請止。賜中庸。蓋至是而

譏議儒行之說。上達於人主矣。儒行多善處固已。其最善處。如博學以知服是也。鄭注云。不用己之知。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。孔疏云。謂廣博

學問。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。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。禮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。曲禮云。博聞強

穀梁傳。引何休及鄭君說。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。傳三十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。後序云。一字之訓。一事

之義。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。及其斷以己意。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。而謙讓退託。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

心也。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。論語皇疏云。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。正是圖能勝人。卷七。朱子答呂子約書云。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。於己說則只尋是處。雖有不是。亦瞞過了。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。吹毛求疵。多方駁難。不知服者之情狀。大略如此。竊嘗論之曰。古人著書。辛苦創闢。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。蓋辛苦成書。既竭其才。後人讀之。坐享其成。忘其辛苦。而但見其未盡善處。有不滿之意。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。或問曰。何以忘其辛苦也。曰。其精善處。得人心之所同然。故不覺其奇特。而與之相忘也。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。

儒行。其過失可微辨。而不可面數也。此語實未安。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。當如是歟。鷩蟲攫搏不程勇者。引重鼎不程其力。鄭注云。搏猛引重。不量勇力堪之與否。孔疏云。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。遇則行之。不豫度量也。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。澧謂注說未安。疏以爲譬喻。稍可通。然竊疑此言鷩猛鳥獸之攫搏。不能比儒者之勇。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。衛正叔集說。采廬陵胡氏曰。鷩蟲攫搏雖猛。引重鼎雖有力。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。此說近是也。

周禮。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。四曰儒以道得民。儒字始見於此。此與牧以地得民。長以貴得民。師以賢得民之類。並言之。非儒自爲一家之學也。猶牧長師。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。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闊古。至魯哀公。乃問儒服儒行。蓋儒以道得民。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。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。末世之人。衣服行事。皆變於古。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。其後道墨名法並起。各自稱一家之學。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。此儒行之篇。於古之儒風。大可考據者也。吳子首篇云。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。此時代更在後。蓋談兵者不服儒服矣。

仲尼燕居。孔子閒居。與孝經同類。劉光伯孝經述義云。假曾子之言。以爲對揚之體。屈原之漁父鼓枻。太卜拂龜。

固非師祖製作。以爲模楷者乎。學經。唐元宗序。並注邢疏引。澄謂此說太過矣。記者因聖人之言。而敷衍成篇。則有之。竟以爲假。則非也。

司馬溫公。謂學記。大學。中庸。樂記。爲禮記之精要。見書儀卷四。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。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。黃山谷云。溫公論政。以學爲源。劉道原墓志銘。澄謂學記曰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。其必由學乎。必由者。言舍此別無他術也。卽所謂論政以學爲源也。

朱子儀禮經傳通解。目錄云。學記。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。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。蓋兼大小學而言之。舊注多失其指。今考橫渠張氏之說。并附己意。以補其註。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。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。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。

學記云。一年視離經辨志。三年視敬業樂羣。五年視博習親師。七年視論學取友。謂之小成。九年知類通達。強立而不反。謂之大成。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。近者說服。而遠者懷之。此大學之道也。澄案大學篇首云。大學之道。學記亦云。此大學之道也。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。知類通達。物格知至也。強立不反。意誠心正身脩也。化民易俗。近者說服。遠者懷之。家齊國治天下平也。其離經辨志。敬業樂羣。博習親師。論學取友。則格物致知之事也。分其年。定其課。使學者可以遵循。後世教士。當以此爲法。夫七年可以小成。九年可以大成。有志於學者。當無不樂而從之。若以此爲法。學術由此而盛。人才由此而出矣。

鄭注云。離經斷句絕也。即今之點句讀書也。左傳昭十六年。孔疏。辨志。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。朱子補注云。辨志。如爲善爲利爲。禮案此二者。切要之學。近人治經。每有浮躁之病。阮文達公題浚次仲校禮圖。詩。隨手翻閱。零碎君子爲小人也。解說有號爲經生。而末讀一部注疏者。若限以斷句讀之。則不能浮躁。不獨有益於讀書。亦有益於治心矣。朱子語類云。甘節問。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。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。且浮躁者。其志非真欲治經。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。日一舉兩得。這邊又存得心。這邊理又到。卷一百十五。故志不可不辨也。

離經辨志以下。七年九年之事也。大學始教。皮弁祭菜。云云。每年之事也。大學之教也。時教必有正業。退息必有居學。每日之事也。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。朱子補注云。上句鄭注孔疏。讀時字居字句絕。學字自禮樂秋冬詩書之類。居學謂居其所學。如易之言居業。蓋當時所習。如下文。揅綬博依與藝藏脩息游之類。禮謂朱子讀也。字學字句絕是也。解時教居學。似非退息必有居學。則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。時教乃未退息時之事。指一日之內言之耳。

不興其藝。不能樂學。鄭注云。興之言喜也。故也。藝。謂禮樂射御書數。禮謂近儒皆尙名物。制度。六書。九數之學。即所謂興藝也。

學記。中庸。大學。別錄皆屬通論。中庸。大學。後世所謂理學。古人則入於禮記者。仲尼燕居云。子曰。禮也者。理也。樂記云。禮者。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故理學卽禮學也。直齋書錄解題云。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。然初經解別錄。亦非專爲禮作也。此習聞道學家之說。而未識古義也。屬通論。孔疏云。六經其教雖異。總以禮爲本。故記者錄入於禮。禮案記文引孔子曰。安上治民。莫善於禮。此篇當

錄入於禮。其義已明矣。

大學一篇。朱子分爲經一章。傳十章。爲後儒所訾議。禮案幽風七月首章。鄭箋云。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。餘章廣而成之。然則古人之文。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。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。云餘章廣而成之。而不分經傳。則後人不能訾議矣。

朱子大學章句云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而虛靈不昧。語類則云。光明正大者。謂之明德。卷十。禮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。章句又云。明明德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。皆有以明其明德。此亦似未安也。明明德於天下。卽平天下也。朱子云。傳之十章。釋治國平天下。此章之意。務在與民同好惡。而不專其利。何嘗云此章之意。務在使天下之人。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。與民同好惡。而不專其利。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。光明正大之解。不可易矣。

朱子云。格。至也。物。猶事也。禮案此古訓也。爾雅釋詁云。格至也。毛詩燕民傳云。物事也。又云。窮至事物之理。則於至字上加窮字。物字下加之理二字。陸清獻公云。宋後爲字書者。如黃公紹輩。皆迎合朱子之意。而又爲小變。改窮至。作窮究。非古義矣。朱子借古義至字。而加窮字。後人取新義窮字。而去至字。大學答問。此謂至字爲古義。謂朱子爲借。剖析最精審。蓋格物但當訓爲至事。至事者。猶言親歷其事也。天下之大。古今之遠。不能親歷。讀書卽無異親歷也。故格物者。兼讀書閱歷言之也。致知者。猶言增長見識也。凡人欲增長見識。舍讀書閱歷。更無他法。故曰。致知在格物也。朱子

答黃直卿書云。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。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。方是真實窮理。朱子此說。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。身親歷過者。格物也。屢省深察者。致知也。格物致知。猶言實事求是。實事者。格物也。求是者。致知也。朱子上蔡謝先生祠記。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爲精當。

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。蓋爲學之道。莫先於窮理。窮理之要。必在於讀書。澄案爲學之道。卽大學之道也。莫先於窮理。卽先致其知也。窮理之要。必在於讀書。卽致知在格物也。

朱子云。伊川所謂格物致知。多是讀書講學。語類卷十八。又云。所謂格物云者。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。講明義理。或向

論古人。別其是非。或應事接物。而處其當否。皆格物之事也。答趙民表書。又云。至於格物。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。

尙論古人之屬。無非用力之地。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。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。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。陳答

師朱子說格物。遵守程子之說。至精確也。又云。格物之論。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。然其格之也。亦須有緩

急先後之序。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。而忽然懸悟也哉。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。此是何學

問。如此而望有所得。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。答陳齊仲書。王陽明謂格亭前竹子致疾。見傳習錄。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

也。早爲朱子所嗤矣。

朱子答孫敬甫書云。大學所言格物致知。只是說得個題目。若欲從事於其實。須更博考經史。參稽事變。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。方到知止有定地位。不然。只是想像個無所不通底意象。其實未必通也。近日脩禮書。見得此意。頗分明。此以脩禮書是格物致知。尤爲切實矣。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朱子章句云。結上文。王氏復禮。四書集註補。以爲起下文。引高中元私記云。本末二字。卽下文本亂末治字。下文六先字。卽此先字。七後字。卽此後字。蓋此條總言其意。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集注補云。此謂知本。正應脩身爲本。非衍文也。人能知本。非知之至而何。故後文只單疏誠意。無煩補格致也。此二條不從朱注。實可以備一解也。

朱子之補大學。不必補也。然所補之說。則無可議也。議之者約有二端。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。爲無先務也。然不讀其下句云。因其已知之理乎。如已知孝於父。益窮其孝之理。而孝於祖。孝於曾祖。高祖。已知友於兄弟。益窮其友之理。而友於從兄弟。再從兄弟。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。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。爲不知何日也。然不讀其上句云。至於用力之久乎。用力久者。必有貫通之一旦。朱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。而後人反疑其何日。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。今人多治說文。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。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。夫何疑之有哉。朱子云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。又云。因其已知新者。而日日新之。又云。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此三言因其示人以爲學之路。至明至切。

蘇穎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。僧道全與予談道。予曰。子所談者。予於儒書已得之矣。中庸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此非佛法而何。六祖所謂不思善。不思惡。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。蓋中也者。佛性之異名。而和者。六度萬行之總名也。澄案穎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。此自古以來所未有。張無垢中庸解云。予嘗求

聖人而不可得。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。見朱子無垢之意。與穎濱同。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。則其改頭換面之法耳。故頭換面之謂。亦見禪學辨。世說云。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。桓公時有入心處。便覺咫尺園門。言語宋人之講

未發。亦可謂咫尺禪門矣。

程氏遺書云。或曰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。可否。曰。不可。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。又却是思也。既思即

是已發。元注云。思與喜。蘇季明問曰。當中之時。耳無聞。目無見否。曰。雖耳無聞。目無見。然見聞之理在始得。又云。怒哀樂一般。

釋氏多言定。聖人便言止。如爲人君。止於仁。爲人臣。止於敬。之類是也。卷十八案此。伊川先生語錄也。李延平云。某曩時從羅先

生學問。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。未發時作何氣象。延平答問。朱子云。李先生教人。大抵令於靜中體認

大本。未發時氣象分明。卽處事應物。自然中節。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。答何叔澧案。程伊川之後。楊龜山。羅豫章。李延平。既皆以此相傳。故朱子論之尤詳。與張欽夫三書。每一書輒變一說。文多不錄。又作中和舊說云。乾道己丑

之春。爲友人蔡季通言之。問辨之際。予忽自疑斯理也。雖吾之所默識。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。今析之。如此其

紛糾而難明也。聽之。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。意者乾坤易簡之理。人心所同然者。殆不如是。然則予之所以自信

者。其無乃反自誤乎。又作已發未發說云。比觀程子文集諸書。因條其語。而附以己見。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。事

物未至之時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。自然不須窮索。又有與羅參議書云。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。所爭毫

末耳。然此毫末。却甚占地步。朱子此書。不知在自疑之前。抑在其後。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。所云與禪學爭毫末。